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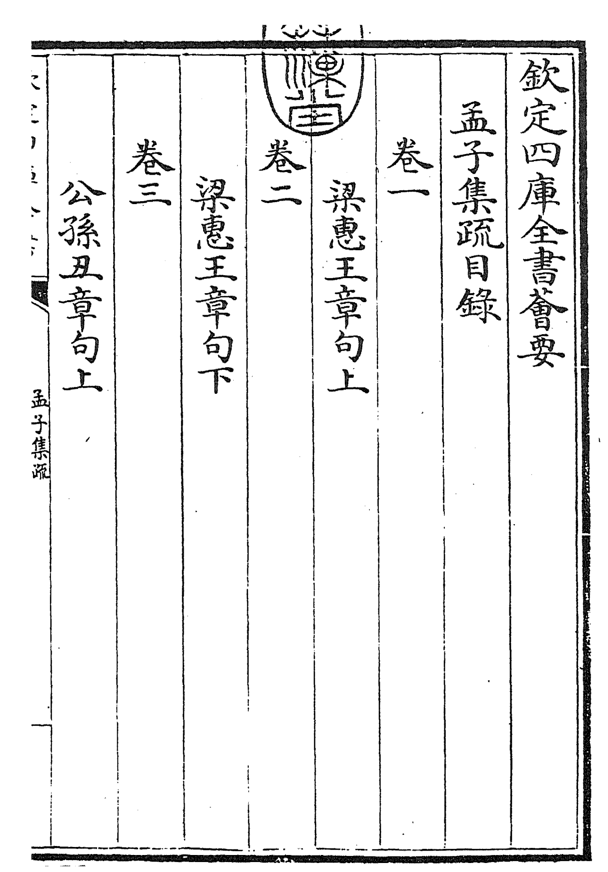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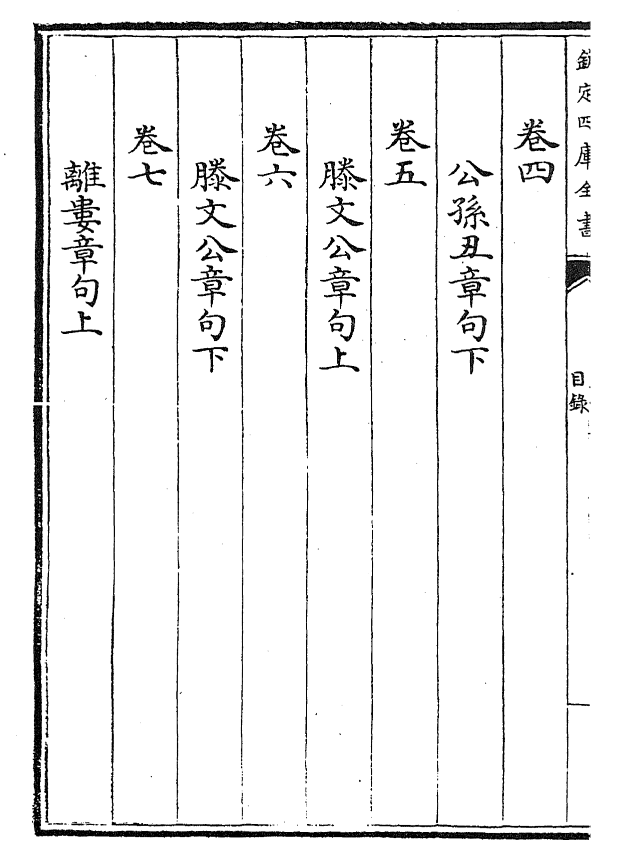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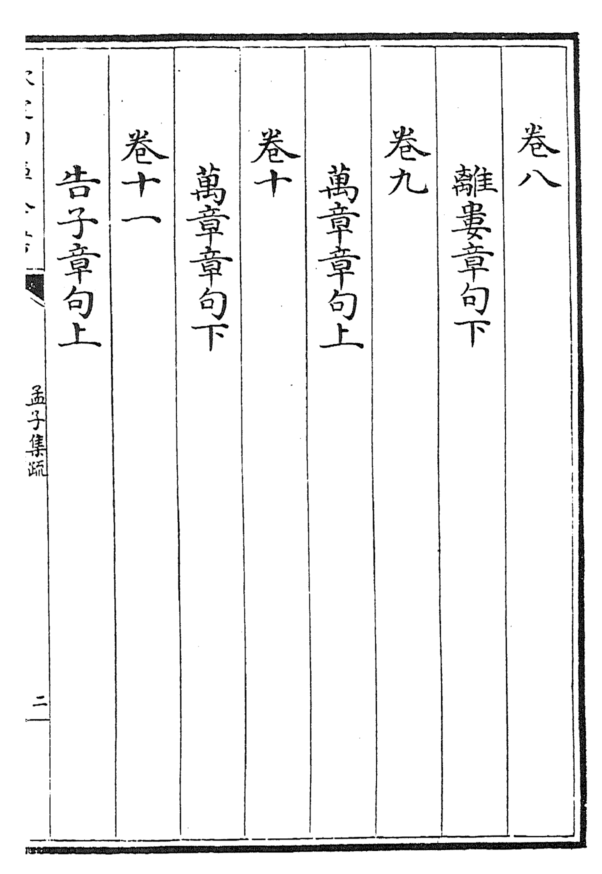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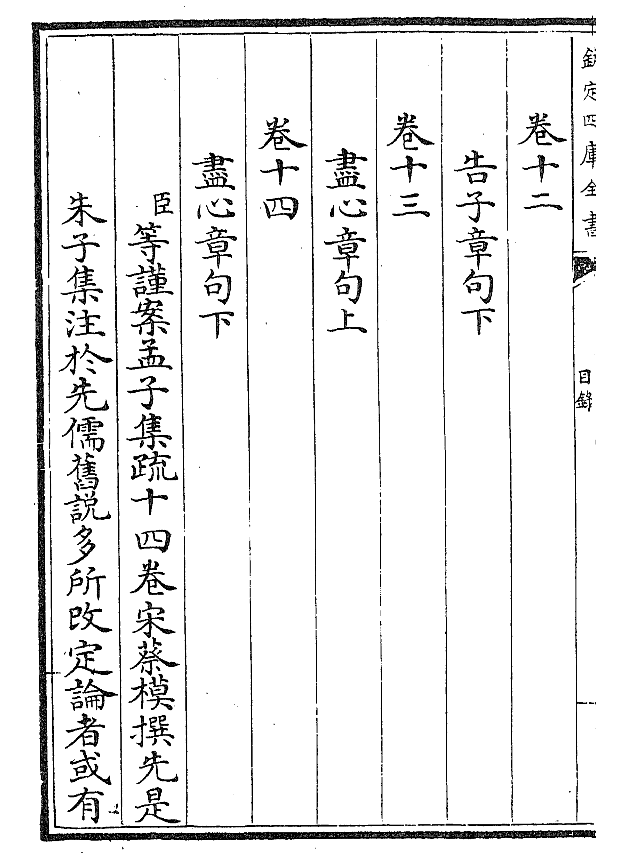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孟子集疏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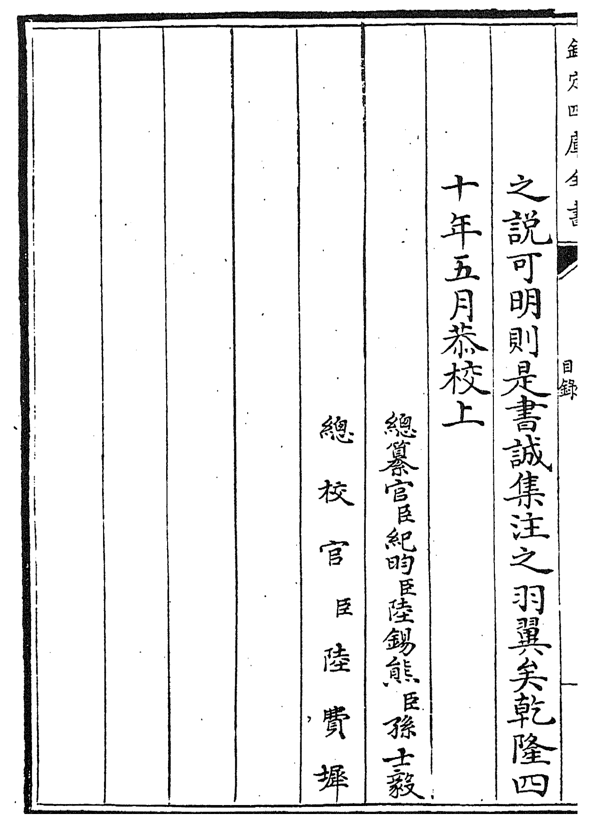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撰先是
朱子集注於先儒舊說多所改定論者或有

異同蔡氏三世皆傳朱子之學至模信之益篤其為是書則因其先人沉之志而成沉嘗謂模欲學論孟求諸集注而已足但集注氣象涵蓄語言精密尤未易讀當取集義或問及張吕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之語蒐輯疏註乃可祈于語脉分明宗旨端的模承其訓因與弟抗互相商確以成是書而抗為之序抗以為觀集注者當先觀是書然後集注



之說可明則是書誠集注之羽翼矣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七 經部

孟子集疏序說

宋 蔡模 撰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隠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撰又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書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書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朱子蓋不從史記本傳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

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

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

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顔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楊聞程子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又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後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

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

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摸聞

程子又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

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樸間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

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楊氏曰孟氏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八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一

宋 蔡模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鹽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集疏曰或問孟子

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此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

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混而無所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顧有以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

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程子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學者所宜日深省也又曰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心之制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凡事事之來其中皆有箇宜處便是義因舉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句則後來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又云所謂事之宜方是指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又云義之在心如利刃然物來觸之便成兩片蔡氏云仁與禮相通義與智相通仁流行則便自有節在其中義流行則便自有識在其中故止曰仁義又云仁禮陽也仁未著而禮已著未著者陽之體故主仁義智陰也義有形而智無形有形者陰之體故主義楳謂集註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此發明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意也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發明孟子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之意也朱子又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義利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已傾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為義時便要說不後不遺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直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此又推孟子之意而極言之也蓋天理人欲差毫髮繆千里至可畏也學者須知孟子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之說不過推仁義中有自然之利耳非謂方為仁時便計不遺其親之利方為義時便計不後其君之利也蓋纔先萌利心則必害於義所以孟子申言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學者細玩而已矣何必之辭見得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後世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者其亦得其傳者歟學者開卷便當精察明辨於義利之間則庶乎用心不差而可以得入道之門矣○司馬遷為

漢太史作史記自號太史公○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

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治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集

疏曰朱子曰此非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但其理自如此耳或問二章之說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說尚矣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咈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又安可以不咈乎〇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内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

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

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集疏曰問移民移粟之政周官廩人之職未嘗廢孟子非之者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邪朱子曰此無異議但當熟玩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其措置施行之方畧耳或問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材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奈何曰徐氏有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已知尊長敬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孟子之意雖未必然然其說亦密矣撿按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撿埜有餓莩而不知發令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所謂視年之上下出

歛法正謂此耳又朱子辨李泰伯常語曰謂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而孟子不使齊梁事之以是咎孟子愚謂周以失道寖微滅孔子作春秋雖云尊周然貶天子以達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亦屢書矣至於顯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室蓋人心離而天命改久矣是時有王者作亦不待滅周而後天下定于一也聖人心與天同而無所適莫豈其拳拳於已廢之衰周而使斯人坐蒙其禍無已哉臯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知此則知天矣聖人之心豈異是邪又曰李氏謂天下可無孟子不可無六經可無王道不可無天子愚謂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揚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

馬用之矣李氏自以為悼學者之迷惑而為是言曾不知己之迷惑也亦甚哉㨿按五畝之宅一條孟子凡三言之一則以告梁惠王一則以告齊宣王一則直以為文王之善養老竊意孟子得時行道必以此為先務惜乎當時以為迂闊而不見用卒使先王善政不復見於後世可勝歎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

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集疏曰樸謂梁王顧安承教是其猶有好善慕德之良心也及聞孟子率獸食人之說非不嚴厲激切卒亦悠悠無所施為可見天資之不高也。李氏名郁字光祖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穽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

蓋孟子之本意○集疏曰問孟子告梁王省刑薄斂修孝悌忠信便可制梃撻秦楚堅甲利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地無虛日孟子之言恐容易否朱子曰當時焦熬已甚率驩欣鼓舞之民自是響應如此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又辨李氏常語曰孟子教諸侯行仁義以救百姓倒懸之急因言其效以為苟能行此則天下必將歸之至於仁乎義達而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則雖三代之治何以加此黃氏云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後世夫功利之所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者以其迂闊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於戰國之世告齊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李氏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其君親其上初皇有甚高難行之事謂王道為迂闊而惟功利之從則曰兵可強也國可富也縱横變詐崎嶇險側怫人

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間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國乎然則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湯武以仁義而王戰國以功利而亡此萬世之龜鑑也然天下皆知尊湯武而不免蹈戰國之覆轍者則其識見之卑趨嚮之謬而不自覺也若昔聖賢無位以行其道於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業而載之方策大綱小紀本數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見也今乃指為迂闊而莫之講故成康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竊國之寵而卒以誤國誠可歎也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之哉○孔氏名文仲字經父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

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做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

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熊氏曰孟子之言非茍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集疏曰或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

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模謂好生而不嗜殺者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蘇氏謂能一天下者四君以其有此心秦晉及隋失國者以其失此心真萬世人牧之龜鑑也○蘇氏名軾字子瞻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集疏曰程伯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

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程叔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揚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也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郤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

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識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

而死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集疏曰張子曰為天下者當如父母之視其愛子愛孫也如此而後為王者之道故曰保民而王楊氏曰孟子

言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仁以術言何也朱子曰見牛之觳觫是仁到這裏處置不得自家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蔡氏曰仁術猶心術也樂記注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

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

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盖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来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敢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産生業也恒産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恒産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

網羅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具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集疏曰或問王霸之辨曰董

子程子范楊氏之言備矣然推其意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邪然戰國之時舉世沒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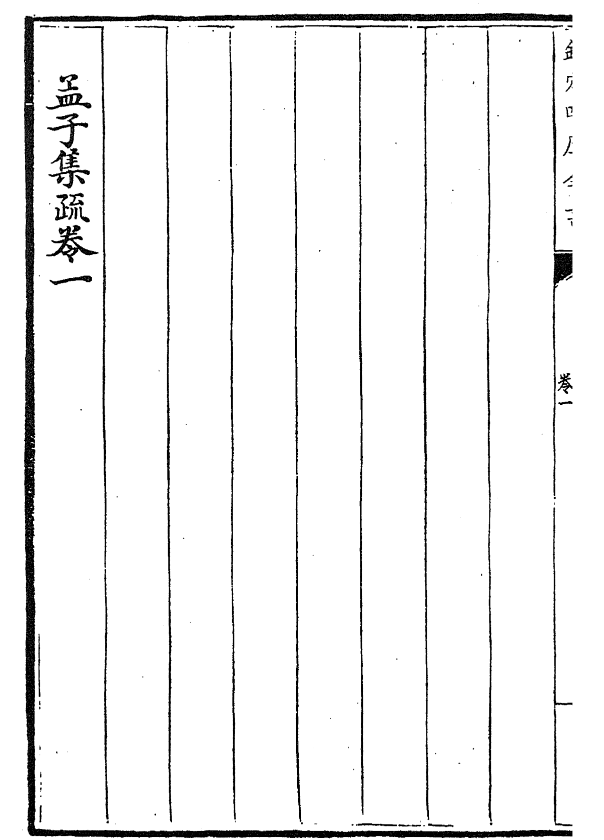
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廚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悅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甞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甞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

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鍾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益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邪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宣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而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

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范氏謂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而稱量何也曰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又問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云物易見心無形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故曰心為甚東萊呂氏曰治道有本末先後而言之亦須有序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宣王良心至語意浹洽乃條五畝百畝之説若未孚信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吾説格而不得入矣朱子復之曰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

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説於立談之閒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是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疑吾説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黄氏云儒術之不見用於世功利之説常易以求售曰兵可彊國可富也挾區區之小數而不知為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而吾國之民困以不得其生矣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然後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領而望之矣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必先有以養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後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為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為功利之説以斷喪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故孟子論王道必曰仁政論仁政必曰井田斷斷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

不用於齊梁後世皆知讀其書而不能用其道故歷數千年而帝王之盛不復見可歎也哉



孟子集疏卷一

孟子集疏卷二

宋　蔡模　撰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内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集疏曰或問范楊之說不同何也曰非不同也范氏以孟子之言為救時之急務而楊氏亦以為姑正其本則其意固皆以為使孟子得政於齊則夫所謂世俗之樂者必將以

漸而去之矣但二說皆有所未竟故使人不能無疑然從范氏之說不過為失孟子之微意而未害乎為邦之正道從揚氏之說則是古樂終不必復今樂終不必廢而於孟子之意為邦之道將兩失之此不可以不審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

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集疏曰問文王由百里而興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故集註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與曰然但孟子此説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耳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寛洪惻怛

而無計較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集疏曰問樂天畏天如何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之分樂天畏天之

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保天下保一國以其德之厚薄量之大小而言亦無一定之拘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也忘私克己乃畏天之事樂天則無私可忘無己可克矣度勢量力乃計利害之私智者知天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所以為畏天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

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集疏曰按詩大雅緜篇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又按國語史記載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夫差欲與之成子胥諫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茍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進之嚭諫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後與范蠡深謀十年而竟滅吳或問

畏天樂天之說其詳復有可得聞乎曰予聞之何叔京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彊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懇懇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如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彊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彊太王句踐外卑弱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句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彊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

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収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恵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䁥䁥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

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集疏曰朱子曰梁惠王立於沼上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見得對梁惠王之辭遜齊宣王之辭修○尹氏名焞字彥明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

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

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

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踈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集疏曰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或問說者謂明堂齊

王僭禮之所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阯古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問好色好貨是委曲誘掖之意否曰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做時多少難又曰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齊王專於私已而不思及民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問孟子答梁問利直掃除之告齊又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又朱子與學者書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者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

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

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弒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弒之罪也○集疏曰朱子曰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仁但分而言之則如此又曰仁義皆是心之天理仁是根本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一般義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不合宜便傷義似手足上傷損一般所傷者小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之意賊

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壊了。賊義只是於此一事更有他事在○王勉建陽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宫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

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

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悦則天意得矣○集疏曰張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屬文王武王而言者後人指成功而言之之辭也文王未嘗有心取天下惟以紂不改為恨稍改則率天下而事之矣至武王時不道則已甚矣或問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

子引之何耶朱子曰張子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曰此亦止為齊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得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蘓氏古史從史記荀子孰為得耶曰此則無他可考又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問孟子必不誤曰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

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

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者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而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

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

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説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集疏曰或問孟子以太王之事告滕何也曰李氏有言孟子數語文公以太王之事蓋以其國小人弱不過能爲善以待子孫其次則效死而已固不以湯文之事望之也然當時諸侯賢而有禮能篤信孟子之言而力行之未有能過之者惜其國小人弱非有湯文之德不能以興起耳故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斯言得之矣又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

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集疏曰程子曰衆人必當就禮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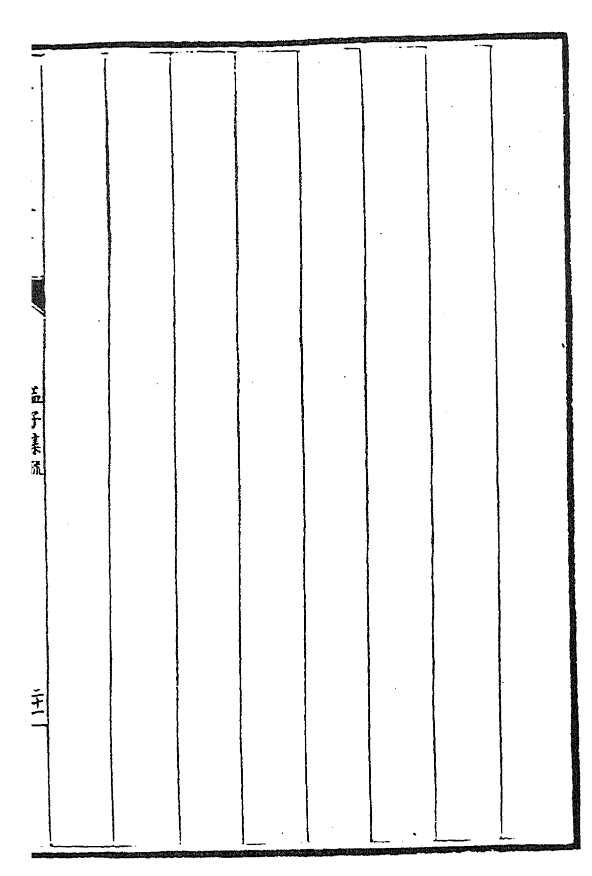
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大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無害他人則不可朱子曰程子之言至矣其曰大賢以上不可以禮法拘者權而得中是亦禮法而已矣但常人未至於此則不可輕放聖賢所為寧不盡乎禮法之變而不可失其常也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須着用經字問孟子答滕文公問滕小國也以下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曰只得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必亡無可疑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闕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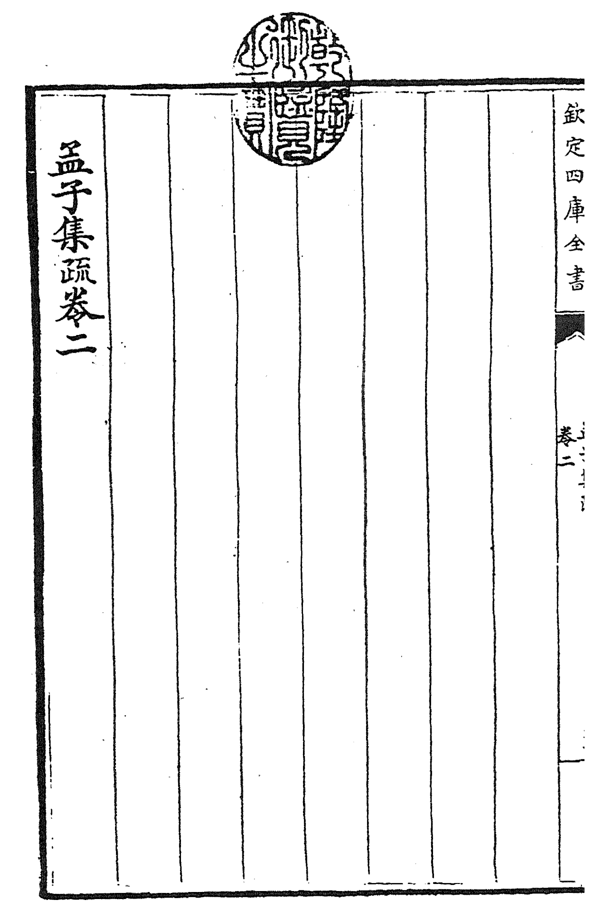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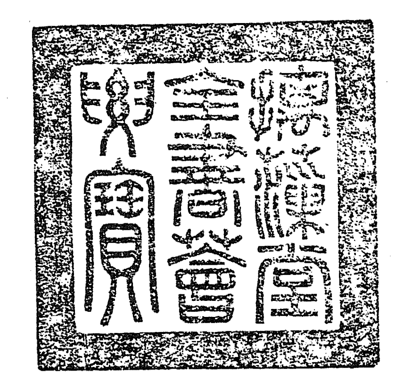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

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集疏曰朱子曰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王一節這箇不相遇其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





孟子集疏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三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三

宋　蔡模　撰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艴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如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

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玆○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雖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信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

難也。集疏曰朱子曰公孫丑問孟子不動心否乎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此章當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貫通矣丑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把捉得定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又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麤法或強制而能不動或臨大事而能不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

效反朝音潮秉去聲。北宫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寛博寛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集疏曰問量敵慮勝似有懼也乃曰能無懼如何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孟施舍譏別人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集疏曰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答呂伯恭曰孟子言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

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集疏曰朱子曰縮直也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又曰北宮黝孟施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此一段為被公孫丑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内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内外本末交

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集疏曰朱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貫也孟子引告子之言以告丑也告子之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

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也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其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見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終不動者哉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之蓋為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此論志是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何分別曰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麤暴了便是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

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集疏曰朱子曰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至此氣亦隨之公孫丑疑只就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又問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去蹶趨之氣亦能動心問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曰程子有言若志專在於邪僻豈不動氣氣專在於喜怒豈不動志當依此說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

其氣二者工夫不可偏廢以氣壹則動志志壹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又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他本不曾動只是忽然一跌氣一暴則其心便動了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集疏曰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羣言之是非也知言便是窮

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又曰向來以告子不得於言謂是自己之言非他人之言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按不得於言集註與語録不同豈後說未及修改邪）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集疏曰孟子先言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来只為他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今看来不然乃是丑會問留得知言在後盖知言是後面合尖末稍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修身正心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問浩然之氣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彊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斂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問程子於至大至剛以直㸃句集註却於剛字下㸃句何也曰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是以直養而無害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之間乃其效也又

曰浩然之氣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屈又云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故人之氣亦然蓋其本相如此又云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從心廣體胖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浩然之氣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易得恐動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看來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道若慈善柔弱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決

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也若不如此都靠不得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待他求也又云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弱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只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于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孔子也又云浩然之氣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又云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又云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也是他養得這氣大云閩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横渠先生紹聖間為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即其文也其間有論孟子養氣謂動必由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

人無憂無懼其氣豈不充乎舍是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自慊於中氣為之喪矣此語雖跡然却得其大旨近世諸儒之論多似過高而失之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不若此說之為得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反又口劫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

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集疏曰兩句其為氣也前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問集註謂合而有助之意如何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又云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襯貼義理不起因舉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襯貼字說得配字親切蓋不是兩物但道義得此浩然之氣襯貼起方有力量若無是則餒矣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又云集義只是無事不求箇是而已又云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問集義如是講究書册中道理也要得見安穩否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

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問集義義襲之說曰資稟粹明者自然而行無非是義如舜由仁義行是也其他須是見得有義有不義義便去行不義便不去行集義云者謂今日行一義明日又行一義積累既多自覺胷中慊足無不滿之意則浩然之氣自然而生義襲者如用兵之襲有掩奪之意謂掩其不備而襲之如纔做一件好事自以為義便將來作用長多少精神遂謂浩然之氣可攫拏而來此謂義襲而取之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且不久則消問集註云即外義之意蓋告子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其以為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不要等待不要催促程子曰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當處二字並去聲此等語更宜玩味又云孟

子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得又高須是看孟子又看程子說便見得孟子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子之言於其中自有箇自然底氣象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是剩語却被這三句撑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只是必有事焉一句這事都了只是纔喚醒這事物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著便應又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略獵涉說得去便了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

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不耘者忘其

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云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集疏曰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陂只是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只說一邊邪一邊看不見便是為物蔽了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又曰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而不見岸了又云邪辭是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辭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之所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

政是如何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又云程子所謂人在堂上者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孟施舍之於曾子北宮黝之於子夏柰何曰二人勇力之士耳孟子特以其氣象之所似而明之非以其道為同乎二子也程子之言得之矣曰孟子既以孟施舍為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也曰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蓋黝舍皆守氣以養勇然以黝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要至以舍而比於曾子則曾子之守尤為得其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其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

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曰程子所謂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何也曰此言其多少之分也而孟子所以猶有取於勿求於氣之云者而不盡善之於此亦可見矣知言養氣之說如何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已判然於胷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麾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如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夫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復求之則亦有曉然可見而無疑者蓋其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已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凡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

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為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出於俗師也今以直字屬之上句則與剛字語意重複徒為贅剩而無他發明若以直字屬之下句則與上文自反而縮之意首尾相應脉絡貫通矣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畧知道氣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曰氣之所以配

乎道義者也而又曰集義所生何邪曰是則程子金器土山之喻至矣而吾所謂有理然後有氣故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者亦詳且明矣曰孟子深闢義外之說矣而其言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也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是裁之而必合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曰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何謂也曰必有事焉言必當有所事乎此也如有事於顓臾有事於上帝之類是也勿正者言不可預期其效也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言不可期必也心勿忘者言不可忘其所有事也勿助長者不可彊其所未充也大抵今人之學或似預為之期而不為其事其或能有所為者則亦必期其功期而不至則或以為無益而忘之或不勝其欲速而助之此衆人之通患也故孟子言養氣者惟當集義以為事而不可期於襲取之功不可以集義為無益而忘之又不可以氣未充而助之也然

則助長之害甚於舍之何也曰舍之之害特不察乎義之所在無以慊足其心而已助之長則知其不慊而又作偽以張之也較是二者其為罪之輕重可見矣曰上文兼言志氣而以持志為主此乃專言養氣而不及持志何邪曰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則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氣至於浩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正謂此也曰張呂四辭之別如何曰詖而不安則必為淫辭以張其說淫而過實則必有邪說以離於道邪必有窮故必為遁辭以自解免凡曰異端無不具此故程子以為揚墨兼有而張子亦以釋氏為然不必指一人以主一事也黄氏云孟子嘗言養心矣又嘗言養其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為天理之害操存寡慾養之之方也而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顯微本無間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吸而萬物成寒暑之往來風雷

之鼓舞無非是氣之用也負陰抱陽以生則吾之氣固與天地相為流通矣是則所謂浩然而至大至剛者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堯舜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乎茍失其養則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錐刀之得則躍躍以喜豪末之失則戚戚以悲聞公卿大人之名則側肩帖耳若不可及語賢人君子之道則望洋向若恍然以驚為媚竈為墦間為妾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發明養氣之論有功於後世大矣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惟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胷中動容周旋無適而不合於義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乎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養氣也蓋一理而已然養氣之論何獨至孟子而後發邪夫子固嘗言之矣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論所自來也屈子曰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

乎學者其謹擇之蔡氏云知言是知事知則善惡正邪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詖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説莫此為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

宰我子貢善為説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説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

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

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有

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本根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矣）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

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

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集疏曰程叔子曰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顔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動容注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舊讀夫子既聖以下方為公孫丑之問今以宰我以下皆為問辭何也朱子曰此林氏說也昔者竊聞以下至具體而微亦然若以舊說讀之則於上文皆有所不屬矣曰六子不同何也曰聖人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冉牛閔子顔淵氣質不偏理義完具故其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者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猶役於思勉滞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復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曰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其道義一介

不以取予於人觀之則可見矣又曰孟子說知言養氣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住公孫丑疑孟子說得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歎以惡是何言也丑又問子游子夏子張皆得聖人一體丑意欲以孟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舍是問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又曰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甚次第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直是守得定也又云汙是汙下不平處當屬上文讀或當時方言未可知也

模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此見孟子心通乎聖而羣聖人之心所以不約而同者惟在於此故集註以為根本節目之大者學者讀此便

當戒懼謹獨定守此心雖小小利害亦不可放過又按三子之贊夫子宰我以事功言子貢以禮樂言有若以出類拔萃言子貢之言體用該舉尤為詳盡更以宮牆日月猶天不可階升之喻參玩之益知夫子之所以為盛曠古今所未有而子貢之所以為善言聖人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

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集疏曰或問王霸之别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於譬喻也問以德行仁何也曰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又曰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彊財賦之多足以欺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又云王不待大言不待大國而可以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霸者則須有如是資力方可以服人

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漢書引哉生魄作哉生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鄒氏名浩字志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

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緜補葺也牖户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

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集疏曰或問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何也曰國家閒暇人心無事日力有餘可以從容審諦而有所為之時也然人情安肆則亦易以怠惰是以因循苟且常失其可為之時以至於蠱弊積而禍敗生則皇惶迫遽雖欲為之而有所不及矣故惡夫不仁之尊者必及此可為之時而為之則可以無因循之失而有積累之功顧乃不然而欲及此之時肆其荒樂惟恐日之不足其甚者雖明知禍患之來近在朝夕而不暇顧也若高緯楊廣之流是矣其國有不亡哉曰夫子引鴟鴞之詩而歎其知道何也曰孔子誦周公之詩而有感於其言也然聖人之所謂知道者如此而近世陋儒乃有謂釋氏之徒知道而不可以治世者異乎孔子之言矣夫知道矣而不可以治世則彼所謂道者果何物哉又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卦彖辭有云以聖人

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正謂此也樸謂及時而明其政刑自求多福也仁則榮者如此及時而般樂怠敖自作孽也不仁則辱者如此○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雠

○集疏曰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摞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宫室宫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盖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又云問民無常產者如何罰得如此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

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集疏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着地別無所作為只知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窮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箇箇肖他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内讀為納要

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集疏曰朱子曰赤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又曰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然未大段發出又曰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惡其聲是惡其被不救人之名否曰然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

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心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集疏曰程子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又曰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又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曰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即惻

隱之謂也蓋性之為德無所不具總之則惟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惟是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又云此身軀殼謂之腔子乃洛中俗語文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讓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缺處辭讓羞惡是非雖是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那惻隱後方有此三者又玉山講義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道理不出於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故信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溫和慈愛之理義是裁割斷制之理禮是恭敬撙節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辭讓智者為是

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就此四者之中仁義兩字是箇大限界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收冬則生之藏也又曰四端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痛比惻為深羞者羞已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孝方子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發而感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

時有次第輔廣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緒向見蔡文季通說端乃尾也如何曰二說各有所指自不相礙蔡氏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惻者傷之於外也隱者痛之於中也惻隱辭讓羞惡每端兩字有內外人已之分惟是非一端則兩字皆在內而照乎外蓋仁義禮皆在內而外接乎物惟智則獨在內而外照乎物也又云性者天命之謂人生而靜性之理也其理之妙蓋不容言孟子道性善必於初動之端求之則其本然之妙可得而言矣然性之動也順則無端可見觸則有端可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以接于外者見其失仁義禮智之常觸之而出也即是而反驗其有如是之端則知其本然之善明矣按心統性情自性而言則此端為尾自情而言則此端為始此其所以不相礙也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

其君者也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内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黙識而拓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拓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

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馬其理亦猶是也○集疏曰朱子云知皆擴而充之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只說知皆擴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推廣而後能充充則不必說廣也又云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去充之或能充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又曰知方且是知得如此至說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掉了廣字只說充字蓋知字與始然始達相應充字與保四海相應纔知得便自不能已若火始然便不可遏泉始達便涓涓流而不絕問推與充如何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滿了如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注得這一器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無緣得這殼子滿又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

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黄氏云仁義禮智心之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仁義禮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仁義禮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飢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遼絶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學者誠能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聖賢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門矣真氏曰人能

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其所以與禽獸不異者以其過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學者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之夫如是然後不失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謂非人也可不懼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

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集疏曰輔廣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見得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

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集疏曰或問善與人同何也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

在已孰為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已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謂之舍己者特言其忘私順理而已非謂已有不善而舍之也謂之樂取者又以見其心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強勉之意也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又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善則舍已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已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它為善也問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否曰然○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

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集疏曰問進不隱賢不枉道也是如何曰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汙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便是枉道又云伯夷不以就為重故不切切急於就柳下惠不以去為重故不切切急於去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兩句相承只作一句

讀注云屑潔也潔猶美也苟以其辭命禮命之美而就之是切切於是也然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亦不屑就而況不道而無禮者固速去之矣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命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又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葢子恐後人以隘處為清以不恭處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夷清惠和皆得一偏他人學之便有隘與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可也可謂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寛鄙者敦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問柳下惠不恭是處已如此是待人如此曰是待人如此葢其玩世視他人如無也又云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流弊至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

孟子集疏卷三

孟子集疏卷四

宋 蔡模 撰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〇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〇集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支十二支也干十干也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劉歆七畧有風后孤虛二十卷王相如東方木王相於卯南方火王相於午西方金王相於酉北方水王相於亥之類杜牧云唐自元和以後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以十萬之衆圜之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圜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無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以其城堅池深糧多人一也又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太公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日往亡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武帝討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

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内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

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

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本欲朝王矣王召之則辭而不往何也曰孟子於齊實處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蓋非齊王之所得臣也其相見之節王就而見孟子則可孟子自往而見王則不可王而召之則既失禮矣而其託疾者又不誠也則若之何而可往哉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之意只說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得以

幣来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先来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賔師有事則王自来見或自往見王若名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名師而況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也讀疑孟辨曰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名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於我何所當哉又曰孟子達尊之義蓋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又曰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

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馬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子之間氣類相合如此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

受賮徐刃反○賮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

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集疏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盖古之王者嘗為都處便自有廟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曰四縣為都○陳氏名暘字晉臣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蚳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諫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

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旣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集疏曰問孟子賓師之理如何曰當時有所謂客卿是也大槩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往又却為使出弔於滕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

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集疏曰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曰以猶爲也不爲天下惜棺椁之費而儉於其親也王氏中説記太原府君之門曰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集疏曰朱子曰孟子答沈同問伐燕一章誠為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須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主方可以伐之如此乃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不然齊有一大事如此而齊王不相謀孟子豈可更居齊耶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於沈同之問不盡其詞以告之何也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以其私來問又不言齊之將伐燕也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情而

預設辭以待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爾豈所謂聖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係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史記亦云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當時傳之誤而史氏輕信之耳其曰文武之時則前篇所謂燕民悅則取之燕民不悅則勿取之耳豈直以文武之事許齊王哉又讀疑孟辨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採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余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又有問勸

齊伐燕如何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須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

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

然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

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

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

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

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

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

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

之至其用心一也○集疏曰朱子曰周公當初也看那

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為其

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

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日夜炒那管叔謂周公是弟今欲簒為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

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集疏曰陳淳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以此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憑地較好致堂胡氏曰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林氏名之奇字少頴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

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

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于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聽豈為先絕子乎○集疏曰或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賢其心如是乎固曰非謂二子之心為然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同面汙行而事君側便嬖之人者亦何以異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

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

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集疏曰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由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嘗有所開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畧定矣所以將去不能無眷眷之情也問集註引李氏之說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則

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賢之本心不遇而去聖賢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時濟世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樸謂此章聖賢之本心餘意先師盡之矣然更以夫子俎豆之對明日遂行之意亟玩之則聖賢氣象亦可見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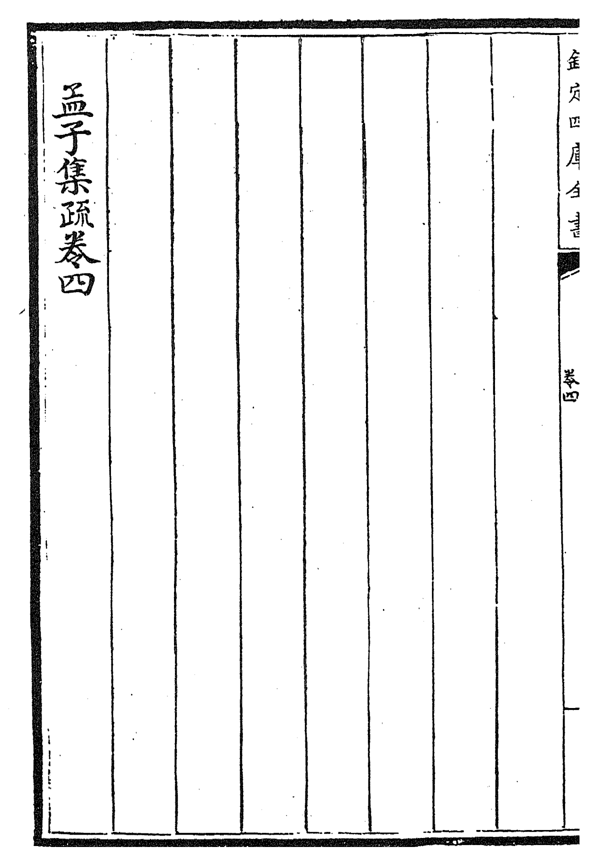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集疏曰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曰或問王通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則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幾是乎楪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先師真得聖賢之心矣然

更以夫子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並玩之則聖賢氣象抑又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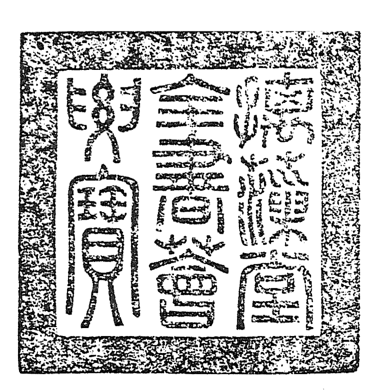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集疏曰語錄云問程沙隨而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時事曰舊已有此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考之則師旅為當



孟子集疏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　鎔